



峡山客记(外一篇)

邓毅

神女峰的梦想

我们在林深树密的山里走了许久,仍不见石碑山的龙窝村,映入眼帘的只是古木苍藤、飞泉流翠、层峦迭秀。从长江巫峡神女峰对岸那渡口进山,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险,行进其间,举步艰难,稍有不慎便会跌入山谷。山谷里有条溪河,河水滔滔涌涌,奔流而下。

路,是在大山崖上凿出来的。我蓦然见得山道上立有一块“功德碑”,驻足瞻文,得知,此道系清朝道光年间,一群有志之士所建,碑的下方还镌刻着当年那些捐资与筑路者的名字。

“瞧!那是我们大山里人的‘神女峰’。”山民十分自豪,脸上漾出喜悦:“在那‘神女’的旁边,还有一个抬轿的石刻传说哩。”

我站在古道上,顺着他手指方向望去,果然,那座山峰上有一个俊秀少女,亭亭玉立,因其山高谷深,少女四周,云雾缭绕,像披上一层薄薄的轻纱,显得妩媚动人。大自然的造化真是“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神奇无穷!

“那就是龙窝村。”山民边说边用手指着大山密林中的村舍。当我窥见村舍上方那高高的山顶上,竟有星罗棋布的农舍时,便愕然无语。

据说龙窝村人祖籍系湖北麻城。相传早在清道光年间,湖北麻城一位黄姓贵人,带着仆人挑担来到这里,主人住在山腰,智姓仆人不愿离去,便在山上岩边搭起草棚子住了下来,繁衍子孙。

龙窝村地处大山腹地,全村1200人。改革开放后,全村大力开山垦荒,每个村民可分一百六分责任地,村民从原来单一的粮食生产,逐步转向发展多种作物的栽培。近年来,家家户有了余粮,生活有了温饱。然而,令村里人苦恼的是称盐打油,要沿着那条险峻的古道,走出山外,去长江边神女峰对岸渡口那杂货铺买,往返得花四五个小时。交通的不便,已成为乡愁,人们祈盼有一条通往山里的公路。

在山坳上,我们来到智玉勇家做客。这位智家的后裔,他不再过祖辈那种贫穷与困苦的生活。1952年,他父亲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任就是十几年。如今,他是村里17名学生的老师,他的住屋是石头砌的,喂了四头肥猪,养了一群蛋鸡和山羊,他的孩子们都走出山外,去了沿海,家境渐好了。可他哪儿也不去,在他走过的45年人生光景中,足有30年,献给了山

里的孩子!

村民说,龙窝村有个学前班,就设在山腰王祥伦社长的家里,是王社长闺女创办的。

王社长把自己一间不足9平方米的土墙住屋腾出来做了教室。在我们登山造访时,这位芳龄20岁、容颜俊俏的王老师,正在旧式小平柜“讲桌”前,用一块小黑板给她那以长条凳为“课桌”的14名学生讲课。

王祥伦有三个女儿,他们都读了初中,当学前班老师的是老二;老么去了湖北一家饮料厂做工;老大在家务农,现在已嫁人,依照龙窝风俗,女婿上门,孩随母姓。于是,在湖北襄阳一家煤矿,当井下工人的邓姓小伙子,便进了王家,为上门女婿。去年,添生贵子,其子取名为王邓平。

天,渐渐黑了。王祥伦才从山下工地回来,年仅42岁的他,中等身材,衣衫简朴,瘦瘠的脸上,胡茬尤深。看去年龄颇大。为了公路,他没日没夜地忙乎,走家串户,发动村民,捐资投劳,带领山民开山放炮,筑路架桥。他那娴静的妻子,为了支持丈夫,除与女儿上工地义务投劳外,还要承担家里10亩责任地的农活儿。“龙窝村人希望三峡大坝早日建成。”王社长告诉我,“那时,长江的水将灌满眼前这道长长的山谷,船就可以驶进山里了。我们要把龙窝村建成‘花果山’,以实现龙窝人的世代梦想!”

【作者简介】邓毅,硕士,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重庆文学院院长。自著报告文学集《重庆纪实》,散文集《大山人》,文艺评论集《点击与喝彩——邓毅文艺评论选》,学术专著《略论我国现代文学书目体系的建立》等。作品荣获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全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一等奖,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全国报告文学作品一等奖,国家五部委全国散文奖,首届重庆散文奖,重庆报告文学奖,重庆市政府社科成果奖、全国优秀科研成果奖。作品入选《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获奖作品集》、荣获“全国中青年文艺家德艺双馨工作者”、“全国优秀青年文艺家”称号。



诗雨

有一种爱情

(外一首)

刘业俭

有一种爱情
一分钟可以反目成仇
然后,歌声和哭声从空屋里传出来
然后,雨把所有的尘埃淹没
成为漂浮在夜景里的假烟火

不期而遇与一见钟情不同
一切错误在于
我对一朵花的研究止于艳丽
当它露出花蕊,我瞬间知道
每一种蜜都有对应的蜂

山峦起伏起伏,你说你要割腕
你想用证明的刀片
割断我心湖上的最后一丝垂柳?
那么割吧,花开百遍
血液才是我的蜜

赏花

我不喜欢没有回避和退缩的世界
透过蜂拥而去
我会看到矫情和滥竽充数

我猫在室内,静听花开

我要在出发前
用人生的四分之一
深入地研究一瓣花
尽管,它早已拒我远去

心之所向

谢文东

我一直都在模仿别人,从小到现在,模仿别人的品行,气质,文笔。然后找不到自己该走的路,也不了解自己的内心,因为一次次的模仿像洋葱皮一层层包裹了我自己。就连母亲骂我的时候都会说:“你这个猪脑壳!”

于是我又被裹了一层“洋葱皮”——像猪。

有人说我写作的风格比较像鲁迅,语言像冬天平静的海面,深藏巨大的活力。可是他成熟,我年少,他伟大,我平凡。可能我跟他的感情比较相似,那种淡淡的忧伤。我写下的东西都是经历了灵魂的颤抖才写的,所以通读了初中三年写下的文字,我找到了自己,一个内向,敏感,多愁善感的人。有人会觉得这不是像林黛玉吗?只是她的多愁化为文字,哭泣,吟唱,而我将它化为成长。她的敏感增添烦恼,我的敏感让我更加懂事。

我肯定还会像很多人或物,像张三,像李四,像条藤藤(瘦),像一米阳光(会安慰别人)……渐渐丰富多彩的形容,渐渐成长的我,渐渐独特有自己的风格。

我喜欢远眺窗外独一无二的山坡

我喜欢用手框住天边盛开的千奇百怪的云朵

我喜欢奔跑时破的恰到好处的运动鞋,是专属于我的青春

我喜欢我小小的衣柜,尽管它是粉红色

我在微妙日子,用微妙的心情,微妙的程度来喜欢这一切。那种微妙只有自己知道。

“我们像才华横溢的诗歌,无需冥思就自由生长,句句押韵。在记忆中铭刻剪影,阳光耀眼,边缘闪烁。”很喜欢张嘉佳的这句话,也希望我们能朝着每一个角度的阳光自由生长!我们需要借鉴来丰富自己,需要学习来多元内心,最后你会仰望高山,也踩着小草,你无怨无悔,这是青春本来的模样。

我们成长在海边,是凝聚成一滴海水还是帆船?

成长在沙漠,会化为砂砾还是挺立成胡杨?

相信渐渐成长的我们已经学会了剥下一层层“洋葱皮”,我们的内心在慢慢靠近阳光,我们会站在微妙的高度以高贵的姿态——成长。这个高度只有自己知道!把未来抓在手中,用你的本心去丰富,去坚强,去独特。

无论结果怎样,只要是心之所向,就自由生长!

(作者简介:谢文东,2021年毕业于秀峰初级中学,即将就读于巫山县高级中学。



《旧事拾遗》

瞿世海/画(油画)

今年盛夏的一天,我和几个朋友一起,从巫山县城出发,车行一个小时,到达竹贤乡朝阳坪,去亲近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穿行在湿漉漉的林,风将树冠摇晃,摇下串串露珠。抬头,露珠冰凉地砸在脸上,有些刺痛,但随即整个身心浸润在清凉中。

同行的阿周在前面发现一大片鹿耳耳,我兴奋不已——这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鹿耳耳,我们也叫大蒜,嫩叶是非常美味的野菜,炒鸡蛋、做泡菜、凉拌,随便怎么烹调都好吃。我最爱的是泡成泡菜煮鱼,那是没有任何泡菜可以替代的特有味道。采完大蒜继续爬山,路被厚厚的辽竹林封闭,越来越难走。

朝阳坪位于重庆市巫山县东北部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及巴东县交界处,地处巫山县竹贤乡,平均海拔1800米。长12公里、宽9公里的朝阳坪,因地形似双凤朝阳而得名,为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之一。

朝阳坪的林中有大片箬竹,我们称作辽

竹。记得小时候母亲告诉我,有天麻的地方,必定会有辽竹。那么,这大片的辽竹林也许正孕育着朝阳坪的名贵药材天麻,待来年春天冰雪融化、山花烂漫时,密林深处,采药人会如期而至。

眼前的辽竹,对于我是亲切的存在,有很多美好的记忆。

童年的我,几乎每天都在附近的山上摘野果,打猪草,捡柴,采蘑菇。记得第一次去很远的朝阳坪打猪草还不到10岁,个头比背篓高不了多少,母亲托邻居带上我。天没亮就出发,用松脂火把把路照亮,爬到半山腰,东方的山顶才微露霞光。偶尔有采天麻的村民路过,肩上搭个布袋,手握专用小锄头。

朝阳坪的初夏,还有些寒意。林子里长满了鲜嫩的折耳根、刺角菜,有割不完的各种野菜,很快就将背篓装得高高的。林中空地有大片地泡儿,让整个林子充满香甜诱人的味道。带我上山的杨爸顺手采几片青绿湿润的地窟

五里坡,我的家乡

陈嗣红

窸叶,教我叠成三角形的盒子。我匍匐在地,采白色熟透的地泡儿。树叶盒子装满了,用野麻线稍微绑一下放在背篓的猪草中间,带回家给妹妹们当零食。有时候也会遇到很粗大的菜花蛇,吓得我站在原地不敢动,只大声哭喊。大人们会过来安抚说:“不怕,只要不打它们,它们就不会咬你。”

我们打完猪草,路过林场驻地吃午饭,看到大院坝的竹笆折上有晒得半干的天麻。厨房门口,阿姨正与几位采药人讨价还价。见到我们,连忙过来热情招呼:“小妹,你们来了呀,快进屋坐。”阿姨是父母的老朋友。火塘里有整棵老树疙瘩在慢慢燃烧,上方挂个大铁吊锅,里面有天麻炖鸡的香味飘出,惹得我忍不住口水直流。

我们带了干粮,是苞谷加黄豆、燕麦做成的炒面,极香,用开水拌成糊糊,是方便又饥饿的主食。阿姨特别给我舀了一小勺天麻炖鸡,说是补品。那是我第一次尝到天麻的味道,并不觉得好吃,只觉得汤极鲜。那时还太小,体会不到天麻的好。但这次与天麻的相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竹贤乡出产顶级天麻。那时,村民每年会结伴上山搭个窝棚,采挖一季天麻,收入可供全家人一年的油盐布料开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药商将“川东天麻”视为高品质的代名词,大部分销往港台和东南亚地区,作为珍贵的养生食材煲汤做羹。冬季天麻还没出苗,采药人全凭记忆和经验,所采天麻品质最高,称冬天麻,一般不易采到。端午左右春天麻已抽苔,很方便寻找,平常寂静的山林一下下面就热闹起来。老药农心里都藏有一份天麻生长分布图,上山直奔目的地,找到一窝,只捡大的,小的留下让其继续生长。

《本草图经》记载,古人将天麻蜜渍成脯,招待尊贵的客人。长大以后的我,闲时喜欢查阅古籍中天麻的各种制法,也喜欢向中医朋友请教食疗膏方技艺,十几年来琢磨出天麻的很多新鲜吃法。比如,鲜天麻加核桃仁等磨成汁,加上蜂蜜熬成天麻膏,是方便食用的“蜜制天麻”;鲜天麻切片煮水,糖桂花、土蜂蜜和自制桔酱调成酱汁,淋在天麻片上成为“桂花天麻”;用鲜天麻和核桃打茸,加少量面粉、汤圆粉、蜂蜜等做成的“天麻糕”,或蒸或煎都别有风味。

我收回遥远的思绪,和朋友们在辽竹林里艰难前行。我惊讶地发现,古人笔下的金盘草,从四角、五角到八个角生长在同一个地方。这时,只听得一直低头拍照的海棠老师激动地惊呼:“啊!我看到了算耳细辛。”六瓣洁白如玉的花瓣,中间绿色柱头边有白蕊点点,叶片似算耳十分可爱,长在湿漉漉的青苔之上,如林间的小仙女生活在这静谧的仙境。林间的石头上布满青苔,我看到一株四叶的巴山重楼长在青苔上,有点小激动,之后又见到了一大片。巴山重楼长得不起眼但无比珍贵,它有着细长的根部,采来晒干后,草药医生叫露水珠,拿来蒸天麻鸡蛋,民间认为可以治头晕头痛。我以前因为有偏头痛,母亲常常蒸给我吃。进入老年后的母亲,衣袋里长期放几根巴山重楼,她说可以接气——山民也叫它接气草。

这里的七叶一枝花植株都是小小的,也许是海拔太高的原因吧:红景天在崖壁缝隙里长出细细的茎,漂亮的碎花像一把小伞聚集在茎端。只是,如果不是植物爱好者,那些长在青苔里毫不起眼的珍贵植物,会被人忽略。终于爬到山顶,视野突然就开阔起来。放眼望去,脚下是深深的大峡谷,远处的山像雕刻过一样,呈现出各种好看的青灰色艺术品。谷底有云雾升腾,飘升的雾很快将我们笼罩,衣服被雾气浸湿。一会儿,雾渐渐散去,如缓缓拉开的幕布,远山奇景又清晰呈现。

那次上山后不久,我便听到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列入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地,成为重庆继武陵和金佛山后第三个跻身世界自然遗产行列的地方。那种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也更加憧憬它的未来。

我土生土长在五里坡自然保护区内的骡坪,对于大山有着一般人无法理解的感情,对于这里的每一株植物、每一棵树都满怀感恩与敬畏。多么希望人与自然永远和谐共处,在水墨仙境中游玩,看兰草在林子里开花的样子,茅草屋里备好的山珍美食,在夏日午后的长廊里,榨一杯狗尾巴草蜂蜜汁解暑,听朝阳坪的山雀啼鸣、溪水流淌……我想,幸福就是这个样子吧。

